

隔靴搔癢話黔軍

劉捷

前言

假如是一個文學家，他可以憑藉靈感，製造出他理想中的人和事，下筆萬言，不會成爲問題的。寫傳記一類的文字，便不會有如此信手拈來的方便。人生的經歷有限，值得加入傳記材料的範圍更有限。加以：

1. 事涉黨國真正機密大事者，不僅是所知不多，即使是身經親歷，也無法痛痛快快的寫出來。寫出來也不一定就可以發表。
2. 於社會無益，於私人情感有碍，事無大小，不寫爲宜。
3. 王婆張媽鷄毛蒜瓣的小事，除非真是蕭伯納、莫泊桑能够從社會生活的細微，寫出人生在文學上最高的意義；否則一筆流水帳，看起來會頭痛。若果稍知自愛，最好是不寫。

這不可寫，那不願寫，於是乎寫之道窮矣。事實如此，絕無虛飾。前幾天有幾位辦刊物的朋友來向我要文章。我說：就是紀曉嵐的那一句老話「一個太監」，「下面沒有了。」於是大家相與哄然一笑而散。

中外雜誌的發行人王成聖先生，承他看得起，一定要我寫幾句似通非通的文章，去濫竽他們的篇幅。幾個月了，慚無以應。

黔民强悍能征慣戰

忽然想起來了！我是貴州人，貴州軍隊——黔軍的往事，似乎還可以寫一寫。可惜我不是軍人，既不是軍官學生，又不是行伍起家。在黔軍中關係不多，一切只是靠一些道聽塗說。以此來話黔軍的滄桑，謂之曰隔靴搔癢，已經算是過份的相信自己了。人罵人總說是「窮兇」。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只有窮小子，把性命看得賤，吃若是家常便飯，打仗會賣命衝鋒。貴州人雖然不完全如外間所傳「人無三分銀」。但說句不害羞的話，比起沿江沿海通都大邑，當仁不讓，應該是屬於窮之一類。中國人本來也就是只有大貧和小貧。在大貧小貧當中，貴州人不客氣，縱然算不得是鶴立鷄羣，自是矮子當中的小排長。

因爲窮，所以兇。貴州軍隊打起仗來，當真不含糊。民國以來，只要一有機會，黔軍常常占領重慶、江津、涪州、下川東一帶等處。有時還公然會打上成都。儘管時間不長，曇花一現，到底總算是威風八面。貴州軍隊在極盛時代，據說不下十萬人。當然包括有空缺在內。比之廣西軍隊的數量和戰力有過之而無不及。若果統率領導得其人，指揮使用得其當，對於國家的貢獻，一定不會是很小。可惜人才未能盡其用，時運也不

雲南講武堂人才輩出

太高明，結果是自生自滅，百事無成，你能說不應該爲之扼腕而嘆息嗎？！

要說黔軍，先要聯想到滇軍。滿清末年，爲了應付外患，在北方是小站練兵，開創了民國以來北洋軍閥十餘年當權互鬥的局面。在南方則是在雲南訓練邊防軍，以雲貴總督李經羲主持其事。目的純粹是鞏固邊防。目標是對外而不是對內。雲南還創辦了一個講武堂，培養新軍標準的軍官。訓練很嚴格。據說當年北伐時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的師長鄧振銓，現在臺灣以八十望九的高齡，冒風雪，登玉山，向青年挑戰絕不落後的老將軍楊森，還有過去在共匪幫內以朱毛同稱，而今也被紅衛兵貼過大字報加以指責檢討的朱德，都是雲南講武堂的學生。足證畢竟不凡。以上諸人，不過是茶餘酒後偶爾得諸傳聞，好在是只有風光而無慚德，也就不必一定要去奉訪查證了。紅樓夢是一部中國最難得的文學巨著，在我看來，有此一句，也就够了。一定要查出那幾章是真？那幾章是假？固然興之所之，人各有志。要說那是在鑽牛角，蓋亦未嘗不可。我只是半個諸葛亮，既不好讀書，又不求甚解。我只知道雲南軍——滇軍是西南示範的新軍，有相當的了

不起，如斯而已矣，如斯亦足矣。

一切爲地勢所限，俯擊更便於仰攻。民國以來，川黔軍攻入雲南境內的情形，似乎很少聽人說過。可是滇軍入黔入川，則是家常便飯。所幸是貴州地瘠民貧，老百姓又相當的强悍，所以雲南軍在貴州，不願也不便於久居，否則那歷史上早有假途滅虢的故事，貴州之於雲南，多半免不了要扮演那位不幸的號公。匹夫無罪，懷璧其罪。財主佬的麻煩，比窮小子多得多，這正是天然公平的待遇。看得開，想得通，窮人也自有若干安閑自在的享受，絕不是財主佬們可能分潤的。塞翁失馬，安知非福，中國文化中這一種阿Q的精神，少不得將來會宏揚於世界，放諸四海而皆準。

滇軍入黔威風十足

民國初年，我還是十歲以下的小孩。我們心目中的滇軍，的確很威風。唐繼堯、唐繼虞兩兄弟，好像都打從邊義經過。只沒有聽過有唐繼丹朱。唐繼商均，大約總有不便去繼之處。唐繼堯是一個白白胖胖的美男子。唐繼虞稍瘦一點，雖不特別英俊，看起來大體過得去，也不算是怎樣的碍眼。軍隊嗎？裝備得真正的整齊。頭戴有紅邊的黃軍帽。身穿卡璣布的黃軍裝。皮質的背包，腰上掛水壺，腳上穿長統的皮靴。加以光亮的步槍，明晃晃的刺刀。大街之上，列隊通行，步法整齊，卡擦！卡擦！神氣活現，威風十足。貴州人不排外，但地方性的民族精神，總是在所難免。對於滇軍，是羨？是妒？當然絕不是完全由衷的佩服與敬服。在邊義，我們當時還不會

看見自己正規的黔軍。反正（辛亥革命，貴州景從，智識份子稱之爲「光復」，民間口頭禪，稱之爲「反正」）以後，亂切八槽的先鋒隊，頭上包了一尺周圍的套頭。背揹大刀，有紅纓子，足下草鞋或者乾乾是赤脚，似乎還有一點舞臺上的草莽英雄氣概。實際只是一些毫無訓練下三濫的光棍流氓。至於東鄉團首魯平洲的團練，據說勇幹打仗，尚有特長。但藍布長袍或短衫，都不一致。揹上毛瑟土槍，十足的鄉下佬。實在是相形之下，不足觀也已。來過邊義的滇軍，有兩件事是在我幼小的心靈上，永遠不容易忘懷的。

飲飛軍神氣活現

（一）是唐繼堯的飲飛軍。也就是他的衛隊。飲飛二字，見之於漢代。唐繼堯有無與袁世凱同類的帝王思想，不得而知。英雄自大，實所難免。飲飛軍比一般的滇軍，更是神氣活現，不可一世。裝束除不揹背包，不帶水壺之外，軍服之上，繡以金線。橫揹短馬槍，手執方天畫戟。跨下高頭洋馬。（絕不是貴州那種駝行李，載鹽巴，瘦疲如驢子的小土馬。）大有人人呂布，個個子都的氣概。每逢飲飛馬隊通過大街，男婦老幼道旁觀者林立。小孩子無以名之，通名之曰看熱鬧。包括元宵看花燈，看獅子龍燈，以及迎神賽會，接新娘子，乃至槍斃大土匪遊街示衆，大出喪，全體在內，概無軒輊。但對飲飛軍的好看，印象特別深。聽說飲飛軍的大隊長，就是後來在雲南當權若干年的主席龍雲先生。誰是隊長？誰是兵？小孩子根本不知道。但飲飛軍的莊嚴美觀，足令人存念數十年。若果軍隊的目的，在只供欣賞

，不必作戰，飲飛軍這一類的模樣，到真是一樁好玩意。

（二）是滇軍住邊義時，在犯人槍斃之後，在腹正中劃一十字，將屍首翻轉來，在背上踏一脚，心肝流出，取出自食或出賣與人。又說人舌條是世間最好的刀口藥。因此將死犯人的舌條割下來當藥出賣。我們左鄰右舍，相信的人們不少，都出發去買回家來，烤乾待用。真是奇聞！絕對不是虛構，在邊義住過的滇軍，一是唐氏兄弟的正規軍，紀律較好，與民間的感情尚不太壞。後來又住過一部以吳學顯爲首的滇軍。據說吳是雲南招安的匪軍，紀律差得很，邊義人對之談虎色變，痛恨至深。但吃人心肝和賣人心肝及舌條的滇軍，究竟是哪一部呢？還是全部如此？小孩子的記憶中，實在無此精細的分別。總之，邊義人不敢如此做，耳目一新，認爲奇聞，則係事實。雲南朋友，一般說來比貴州人溫厚。關於軍隊殺人之後，再取心肝備用，是一般性？還是特殊性？我一直沒有好好的問過。但此一事的奇特印象，也是我數十年不會忘記的。

十歲以下的小孩子，對邊義的反正是如何的經過，尚且一概不知。何況是在貴陽，是貴州全省的事。所以貴州光復的情況，我當然一概不知。我不能隨便胡說我三歲到五歲，就在邊義參加同盟會。似乎不如此不足以附庸風雅，難乎其爲老革命。

貴陽督軍劉顯世

我們所知道的，是貴陽的督軍，變成了劉顯世。他別字儒州，是興義黃草坳人。他以何因緣

，在光復之後，取得了政權的中心。我至今還是不知道。十五六歲上貴陽求學，督軍還是劉顯世。我們誰也沒有興趣去研究貴州光復的經過。但我們在貴陽，常常在有意無意之間看見劉統之先生專祠。題字的是康有為，更令人矚目。據說劉統之即係劉督軍的長輩。既然能被立專祠，必係對於貴州有功勞有貢獻。可能劉顯世得先人的餘蔭，自己又有團隊實力，才因緣時會，登上貴州督軍省長的寶座。是不是如此，非本文重心可以存疑不論。在年輕同學當中，曾有人說過，黃草垌的風水最好。當初劉家先祖輩，有一位堪輿大家，行到此處，看出了真龍脈，即行定居。所以後來出大人物。證之後來何應欽將軍，在國民革命當中的貢獻，更是巧合。與義黃草垌，我沒有去過，即使我去，因為是外行的關係，一定看不出一個所以然。風水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。與義劉家，在貴州當權十餘年，確是事實。

貴州之有新軍，想像得到當然係由劉顯世開其端。滇軍的訓練，是黔軍當然的前輩典型。據說貴州的軍隊，以第一團為中心，好像黃埔之有國民革命軍第一軍，是相同的性質。當過第一團團長的：有袁祖銘、王文華、盧燾（廣西籍寄居貴州）以及我們違義的胡獻之。桐梓的黃丕讓，據說是當過營長。周西成可能只是士兵，連排長都懸摸不着。當然這一些都只是道聽塗說，沒有真實的考據。更不是親自參加，自然不會是百分之百的正確。

戰無不勝攻無不克

據說第一團成立之後，可說是戰無不勝，攻

無不克。黔軍作戰的地區，多辦是在四川。除了靖國護法屬於義戰之外，大體在四川是侵占和就食的成份居多。川軍是主流，黔軍是夥計。有時聯甲部，有時幫乙方，說不上一定。據說四川江津一縣的食糧，抵得上貴州全省，肥鮮之側，豈能不令人口角流涎，以大快朵頤而流連不去。第一團在戰爭中，有從不失敗的自信。是光榮，也是一種不可估計的精神力量。有人說：某一次戰役第一團之第三營，擔任前鋒，以力量太單薄，

失敗而後撤。恰逢第一營趕上，軍隊裏有人大呼：「第一團的弟兄！若果後退！就是他媽的『這個！』」同時以大指與食指，合成一小圓形，表示侮辱之意。這種表示，非常下流，無異說：「誰要退却，誰就是屁精。於是乎第三營的弟兄，榮譽重於性命，馬上回頭反攻，奮不顧身。以行將潰敗的隊伍，一變而為勇不可當的勝利者。化朽腐為神奇，是事實不是笑話。（完）

敬告讀者

本社迭接外埠讀者來函感道中外雜誌普受各界人士歡迎，以致每月中旬，即無法買到，並紛紛寄款向本社補購，本社同人於感激之餘，除督促經銷人員加強外埠經銷工作外，並誠懇希望零購讀者能夠改為長期訂戶，價錢既可優待，又可早期郵寄到府，獲先睹為快之樂。嗣後購買本社出版叢書，更可享受特別優待，誠屬一舉數得。用敢敬請讀者賜予合作為幸。

中外雜誌社謹啓